

范濂溪 齐伟儒 孟久成

拳影鞭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拳影鞭魂

范濂溪 齐伟儒 孟久成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92·哈尔滨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小说集，包括：《拳影鞭魂》是惊险的中篇武侠小说；《少女出逃之后》是紧张的中篇侦破小说；《短篇五则》是各具特色的五则短篇小说。

目 录

拳影鞭魂·····	范濂溪 (3)
少女出逃之后·····	齐伟儒 (107)
短篇五则·····	孟久成 (141)

拳影鞭魂

范 濂 溪

淑女妙齡，窈窕倩影，橫禍突來恨難平，一片
痴情酬知己，滿腔悲怨訴蒼冥。

孤胆英雄，志若鷗鷗，神拳仗義鬼魅驚，几番
浴血斗奸佞，几度夢魂總憶卿。

——調寄《踏莎行》

塞外熱河，自康熙皇帝玄燁拓建避暑山莊以來，每年五月初五，皇帝都帶着皇后嬪妃來此避暑。于是眾多皇親國戚、王公大臣紛紛在熱河建起府邸。

單說西大街有座威嚴遒勁的常王府。這王府座北朝南，東臨紅廟山，西靠文廟。門前有一對威武的石獅，獅后旗杆矗立。一面大壁照，為正轅門屏障，東西各有儀門。轅門內又有座壁照，上寫“常王府”三個蒼勁有力的金色大字，顯得威武肅穆。轅門內東廂為金事房，西廂為守門的禁軍所。進二門，兩廂是六房。再往里便是中厅、內厅、內宅和花

休看常王奕咏，在这光绪年间已为郡王，然而他仰仗着和朝廷慈禧皇太后叔嫂关系，又与大内总管太监李莲英走动密切，其权势也不亚于亲王。身为从一品大员的热河都统尚惧他三分。

这常王身边只有一子，名唤载泱。常王视为掌上明珠，一心巴望他学得通身本领，文韬武略，将来出人头地。怎奈载泱不成材，几年过去，依然胸无点墨，只得弃文习武。老王爷不惜重金又为他聘请武林高手，几年间也练了些拳脚功夫。只是他锦衣玉食，纨绔成性，整日与狐朋狗友厮混，常出入花街柳巷，欺压良善，成为热河街一霸。

这日，少王载泱在府中玩得厌倦，遂骑上备了金鞍玉辔的宝马良驹，率领王府侍卫和贴身太监，纵马去武烈岭游春。

他率众登上武烈岭，极目远眺，但见群峰凝翠，碧水潺潺，四野柳绿桃红，春草如茵。载泱按捺不住心头喜悦，策马下山过了双峰镇，晌午来到了李家营。

这里地势开阔，村舍整齐。村旁林木掩映，村中炊烟袅袅，鸡不鸣，狗不咬，非常恬静。载泱顿觉腹中饥饿，便驱马进入村中。

刚拐进一条小巷，偏巧李贵的女儿玉珍姑娘这时正同妈妈在门前碾米。

载泱乃酒色之徒，见这荒山野村竟有此如花似玉的绝色佳人，怎不动心？便勒马停看，犹如呆鸟。

只见那玉珍姑娘，身着蓝色衣裤，腰束淡绿丝带。两眼

清如潭水，纯朴中含着端庄，雍容中隐露清秀。虽是小家碧玉，却非一般俊俏风流。

玉珍发觉有一群骑马的陌生人正偷看自己，只羞得满脸通红，低头收拾一下，慌忙躲进家门。

少王载浹此刻心头发痒，如醉如痴，早已忘却饥饿，立派太监进去问清姑娘身世，遂暗自拿定主意，乐悠悠调转马头，率众离村，顺原路返回热河街。回到王府顾不上歇息，他命人去承德府衙，邀请府衙的同知过府议事。

官居正五品的同知姚崇，凭着一支刀笔，在热河府道衙门混事多年，为人诡计多端，逢迎上司，巴结权势，被载浹倚为心腹。他接到请帖，立刻乘轿来到常王府。

他在内书房拜见了少王载浹。赐坐献茶后，载浹命太监退出。姚崇善揣人意，早明就里，却欠身媚笑，故意问道：“少王唤下官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

载浹一笑：“父王近日想在贵府境内挑选几名民女入府当差，烦劳大人帮忙吧。”

姚崇捻着稀疏的黄须笑道：“历年来，府衙都派人去各州、县挑选男童、女童，送入各王府当差伺候。这有何难？不知少王爷何时要人？”

载浹冲他含蓄一笑，便低声将巧遇玉珍之事说了。并把太监刚打听的情况也一并告诉他。

姚崇听罢心领神会，躬身说道：“少王爷放心，下官定当竭忠效力。”遂告退。

次日，姚崇把常王府征选民女之事，禀告了知府曹景成。曹知府虽平素刚直不阿，对热河各王府挑选宫人，却也不

便拦阻。此乃例行公事，当即命人写了牒文，知所辖各衙门。并责成姚崇承办此事。

姚崇正中心怀，暗自高兴，领命而去。

却说李家营村民李贵，他原本热河山庄总管处谢佐领的仆人。十三年前，主人遭一场不白之冤，被杀害了。他出于义愤，舍死救出小主人，一同偷偷回到原籍李家营，从此务农为生，租种本村里正刘大肚子几亩薄田度日。后来官府到处缉拿谢家后代，小主人惧祸，又怕连累他们，遂留下纸条，不辞而别。李贵寻找不到小主人，只得和妻女度日。遇风调雨顺年景，交纳租税后，一家人尚能糊口，女儿玉珍心灵手巧，纺线织布也能换些铜钱。她今年一十八岁，已许配给头沟营子张香久，聘礼已过，只待秋后迎娶。偏巧即日被少王载洺游春看见，全家人为此事，终日惴惴不安。

这日清晨，李贵老汉正欲出门，只见门外走进几个人来：本村里正刘大肚子满脸堆笑，手持一纸牒文走在前面；后面一人官员打扮，头戴水晶顶红缨官帽，身著马蹄袖长袍，外罩青缎素花白鹇补褂，腰系绣花荷包。此人四十多岁，一张蜡黄刀条脸，短眉毛，眯缝眼，掩口黄须，他身后几个人，皆是青色短衫，对襟补褂，正当中有个白色日月光，上绣承德府三个黑字。

李老汉看罢，惊得心头一颤，暗暗叫苦，知道祸事临头了，遂故做镇静，将众人让进屋里，唤老妻烧水沏茶，虚与周旋。

来人正是承德府同知姚崇。刘大肚子装腔作势，向李老汉说明来意。

姚崇挺胸正坐，奸笑道：“久闻你家姑娘性体温柔，聪明伶俐，现选进热河常王府伺候王爷。此乃千载难逢的良机，本官奉府台大人钧旨，特来贺喜。”

刘大肚子连忙说道：“是啊，姚大人今天专程来到咱们这儿，实在赏脸呐，还不快快谢恩。”

李老汉听了这番话，犹如五雷轰顶，险些晕倒。但他素来刚强，立时把脖子一梗，不卑不亢对姚崇说道：“此事，小民实难从命，我们老夫妻偕大年纪，只守着这闺女，况她就要出嫁，迎亲日期已经择妥，万望老爷开恩！”

姚崇听老汉一口回绝，他那刀条脸勃然变色：“嘿，你这老儿，怎的不识好歹！姑娘进了王府，吃山珍海味，穿绫罗绸缎。一人入府，全家沾光，别人还求之不得呢。”

刘大肚子帮腔道：“你女儿进王府当差，咱村都沾光啊。”

此刻，李贵站在屋里，两眼怒视着众人，木然无语，一瞬间新仇旧恨涌上心头：十年前，就是这个常王，为夺走主人谢永泰的传家珍宝琥珀项珠，制造了一场冤案，弄得主人家破人亡，小主人避祸外逃，至今生死不明。万没料到这祸国殃民的奸王，今天竟派官府走狗，又要夺去自己心爱的女儿玉珍，怎不令人仇恨满胸？

姚崇见李贵老汉这副神态，一墩茶碗，怒喝道：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！”

刘大肚子也瞪起眼睛训斥老汉：“这是公事，谁敢抗违！打点随身衣物，休得迟延。”

玉珍娘听了心如刀绞，泪似泉涌，放声痛哭。李老汉气

得眼中含泪，连连跺脚。

姚崇顿时换上另一副面孔，假惺惺劝慰道：“你们休要难过，选入王府本乃喜事。王爷待人宽厚仁慈，过三年五载，王爷恩典出府，仍可回家完婚嘛。倘若王爷高兴，还有赏赐呢。”说罢回头，从衙役手中取过一小锭纹银，放在桌上说：“此事已定，违者治罪！”便霍地站起，拂袖出屋。

他们来到村外，姚崇见左右无人，便在刘大肚子耳边嘀咕了几句。刘大肚子俯首躬身道：“大人只管放心，小人派庄丁昼夜放哨。”

姚崇这才上马扬鞭率众而去。

李老汉见姚崇一伙离去，抄起桌上那锭银子，狠狠扔出院外。玉珍娘却仍悲啼不止。

刚才玉珍躲在门外偷听，屋里发生的事，她清清楚楚，只气得芳心突突乱跳。她慢慢进了屋，柳眉倒竖，咬牙垂泪劝慰道：“娘，你就是哭死，那奸王和官府也绝不会放过咱们。十多年前，他们合伙坑害了谢老爷全家，逼走了阿哥谢文龙。而今他们又来李家营，逼我入王府，不知安的什么坏心肠呢？天呐，这伙害人的东西，怎么不遭报应呢。”

李老汉看了看她们母女那悲愤的样子，不禁长吁一声，老泪纵横。

玉珍娘抹了把泪，哭问老汉：“咱得想个办法啊，难道瞎等官衙王府把玉珍拉走，拆散咱们亲骨肉不成？”

李老汉神情沮丧，两眼紧盯着老伴和女儿道：“你们娘俩只好远走高飞了。”

母女俩齐声问道：“到哪儿去呢？”

老汉沉思片刻道：“就到姑爷家去吧。”

李玉珍心情沉重地摇摇头：“头沟离这儿才七十多里路程，骑马一会就到，怎能逃出魔掌？再者，官府找您要人怎么交待？”

老汉顿时语塞，长吁短叹，别无计。

玉珍虽系女儿家，却性体刚毅，心细如丝，她愤然道：“孩儿到了王府，自有主张！”

老汉见女儿这般情景，心如刀割，颤声问道：“玉珍，你年轻的，难道真要扔下我们？……”

玉珍凝神咬唇道：“豁出去了，至多一死，还怕什么？”

玉珍娘生怕女儿寻了短见，便上前紧紧攥住女儿手，哭道：“要死，咱娘俩死在一块，没有你，娘也不活了。”母女俩一时抱头痛哭。

残阳落山，鸦雀噪林。李老汉的茅屋里，渐渐昏暗起来。全家人满腹愁肠，无心思煮饭。屋中静悄悄地一片死寂。

这时，忽然门外有人轻轻叩门，全家人一怔。玉珍娘急忙点上灯，拉开门一看，不由心中一动。只见女婿张香久风尘仆仆，肩上搭个装木匠家什的褡裢站在门外。

张香久祖籍也是李家营人，幼年丧母，靠爹爹抚养成人。李贵自从主人遭难，便领着小主人谢文龙回到李家营务农，和张旺成了好邻居，不分彼此。后来，张旺和李贵结成异姓弟兄。他们的儿女：张香久和李玉珍年龄渐长，耳鬓厮磨，互有爱慕之意。前年，张旺父子去头沟落户，但两家往

来不断，便结下了这桩亲事。

前几日，一个姓孙的朋友，从热河街捎来信，说从常王府领下一项修缮工程，催香久火速前去。这日，香久与父亲说明，收拾一下便匆匆上路，途经李家营，已是掌灯时分。

张香久被玉珍娘让进屋去，见岳父呆怔的神态，不由一怔。他借着屋中微弱的灯光，留神细看，才发觉全家人脸上都挂着泪痕。

张香久不禁惊诧，急问老汉：“大伯，家里究竟出了何事？”

老汉长叹一声，遂把发生之事草草述说一遍。

张香久听罢，犹闻晴天霹雳，半晌无语。

玉珍娘催促姑爷：“你和玉珍赶快拿定主意，趁着天黑逃命去吧，有啥祸事，由我和你岳父顶着。”

没容张香久开口，李玉珍急地站起，面色冷峻，斩钉截铁说：“不，祸由我起，我死也不能连累爹娘。”

这时，院外柴扉沙沙作响，全家大吃一惊。李老汉急出屋朝柴扉外一望，只见一个人影闪了过去。李老汉忧心忡忡，回屋一说。

张香久心情沉重说道：“八成刘大肚子已派人监视。看来逃走是不行了。”

玉珍娘焦急说道：“难道等着这伙豺狼把玉珍抢走？”

张香久此刻心乱如麻，望着李玉珍那双红肿的眼睛和惨白的面容，望着二老那悲愤的神态，心如刀割，但一时又想不出万全之策。无奈说道：“我连夜去热河街，找那朋友把王府工程揽下来，在常王府先寻个落脚之处。玉珍一旦进了

王府，总有见面机会，到那时我们再寻脱身之计。”

老夫妻听罢，面面相觑，默默无语。

李玉珍说：“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听天由命了。”遂脸儿一红，从柜里拿出一双新做的青缎双皮脸儿夹鞋，悄悄塞给了张香久。

张香久含泪接过鞋，放进褙袋里，冲李玉珍深情地点了点头，心里别是一番滋味，遂起身告辞。

李老汉欲留他住下，玉珍说道：“爹，让他快些走吧，免得再招惹是非。”

老汉又叮咛一番，才将张香久送走。

2

第二天，承德府派来一辆蓝呢花轱辘轿车，来李家营接人。刘大肚子十分卖力，前后张罗。这次仍是姚崇亲自接送，并随车带来几件华丽衣衫。轿车停在李家门外，他率衙役进去，假惺惺安慰几句，立逼李玉珍梳洗打扮，换上新衣。

李玉珍面若冰霜，将姚崇带来的衣著统统抛于地下，蓬头垢面，一身素缟，回身向老汉夫妻跪下，拜了三拜，竟是一副生离死别情景。此刻，李老汉夫妻已瘫倚在床，泣不成声。

玉珍走到院中，又和送行的乡里姐妹躬身万福。遂转过身，目光冰冷，逼视姚崇，由牙缝崩出三个字：“咱们走！”便扭身翘首竟自上车。

姚崇见李玉珍如此孤傲，当众竟不把自己这个五品官员

放在眼里，不由勃然大怒。正欲发作，忽地想起若是逼出事来，少王爷那里如何交待？于是，只得压下怒火上马，押送轿车离村，返回热河街。

李老汉夫妻眼睁睁见女儿被官府拉走，心如刀绞，哭天喊地，几次昏死床上，乡亲们百般劝解。

傍午时分，姚崇率兵丁衙役，押送拉着李玉珍的轿车，风驰电掣进了热河街。他令车过常王府辕门前，朝右拐进小巷，停在王府东侧门外。姚崇下马进院，通过王府回事处，找来管理下处房的“妈妈”，把李玉珍接入王府。

李玉珍秀发披散，神情木然，被“妈妈”安顿在东跨院下处房住下。

姚崇见安顿已毕，这才喜滋滋进了王府仪门，穿过二门、垂花门，奔入前厅书房。

此时少王爷载泱手托鼻烟壶，正与幕僚们闲谈，其实他心里正盼望着姚崇的消息。

姚崇进屋急忙给少王爷施礼请安，又冲幕僚们拱拱手。

载泱见姚崇满面春风，洋洋得意，知道事已办妥，暗暗高兴，遂含笑让坐。

姚崇侧身坐下，目光一扫众幕僚，欲言又止。幕僚知趣，忙起身拱手离去。

姚崇这才满脸堆笑，说道：“恭喜少王爷，李家营那女子，我已为您选进府内，安顿在下处房。”

载泱如愿以偿，心花怒放，连连夸赞姚崇。立即命内侍摆上酒席，盛情款待。饭后，载泱带着醉意，命人去总管处，取来三百两纹银，送给姚崇做为酬谢。

姚崇假意推让一番，收银道谢告辞，回承德府衙销差。

送走姚崇，载泱立刻唤小太监，伺候香汤沐浴，梳洗打扮完毕，他穿戴得衣冠楚楚，花团簇锦，便满心欢悦，直奔东跨院。

东跨院，院落窄小，一排九间低矮的东厢房，是供王府丫环和低级妇差们居住的下处房。常年被王府飞檐翘角的高大房舍和荫翳的大树挡住阳光，显得额外阴森。

少王爷穿过月亮门，来到房前。两个丫环正在廊下洗衣，见他到来，慌忙站起请安。

载泱一摆手，她们便悄悄躲开了。

载泱轻轻推门进屋，只见李玉珍云鬓蓬松，淡装素裹，倒背着脸，伏在桌上抽泣。桌上饭菜早已冰凉。

他悄悄凑近，越看李玉珍那窈窕背影，越觉得她亚似雨后梨花，娇艳妩媚，惹人怜爱。他一时情不自禁，邪念顿生，猛扑上去，将李玉珍拦腰抱住，轻声问道：“小姐，还认得本少王吗？”

李玉珍被抢入王府，正自伤心，忽然被人抱住，羞愤已极。一回头，见是位公子模样的人，登时全明白了，遂拚命挣脱叫喊。她见周围无人，急中生智，喊道：“你看谁来了！”

载泱不禁一怔。李玉珍趁机从他怀中挣脱出来，气得浑身乱抖，喘吁吁指着载泱怒斥道：“民女是有夫之人，岂能不知礼义廉耻。看样子，你定是王府贵人，读书知礼，身边不缺少娇妻美妾。你们为何设圈套把我弄来，拆散我们骨肉？你若胆敢无礼，我只有一死！”

她说着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倏地从怀里抽出一把剪